

鲁艺才子白原

詹洁

在北海，一条百年老街如同一条汇聚着家国苦难的历史长河，连着战火纷飞的历史，连着繁华时尚的现代，也连着北海儿女曾经抗战救国，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故事。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建校之初，北海市老一辈革命家，“鲁艺”文学系三期学员白原就是其中一位。

白原，原名钟逢美，广西合浦县（今铁山港）南康镇人。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编辑，新华通讯社总社编辑、高级记者，《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刊》编辑部第一编辑室主任。著有诗集《十月》，通讯、散文及报告文学集《人间的春天》《河山纪事》《白原诗选》《长路烟云——白原自传》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原每次回故乡我都有幸伴其左右。前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我总是喜欢听他讲述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如何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而这条道路从北海到延安到北京，穿越历史风云，穿过硝烟战火，以力透纸背的深刻烙在我的课本上，我的脑海里。听其教诲，得承其师，内心总是常常被他感染和触动着。

白原在1925年10岁时离开家乡，到广州跟随在广州谋职的父亲。当青春遭遇战火，1935年在广州上中学时，白原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的秘密活动，发动同学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号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领导继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之后的广州“二·二六”学生救亡运动。同年4月在秘密联络工作中被捕，后经白原舅父许锡清和曾在广州军队中当过高级将领的邓世增两位北海籍人士联手鼎力相救，才化险为夷。岁月更迭，物是人非，北海儿女曾经为拯救危亡祖国所做的一切，已深深烙印在这个城市的记忆中。每每路过中山路许锡清和邓世增故居，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狱中相救的故事。

高中毕业后白原考取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青春本该灿烂绽放，但是日寇的铁蹄还是无情地踏破了他的大学梦，在抗战的烟火到处蔓延的国土上，看着千峰

竞秀的桂林不断遭受日军轰炸，到处是一片国土沦陷、国破家亡的景象。大学期间，他在中国共产党任广西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学生救亡活动，并作为“广西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成员到抗日前线的北海、合浦、钦州等沿海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奔走呼号，以唤起更多的同胞投身到抗日救国中，他虽一次次路过北海、合浦等地却没有时间回到南康乡下看望家人。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拯救祖国的危亡、拯救人民的苦难，和当时全国许许多多的青年一样，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景仰和对延安的无限向往，白原和几个在硝烟战火中走到一起的男女青年大学生，决定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最前线。1938年除夕，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不顾艰难险阻，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徒步前往延安。

从风光绮丽的桂林市到荒凉贫瘠的延安，可谓长路漫漫，穿州过省。沿途山贼土匪出没，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尸野遍地，国民党军警、特务便衣封锁延安，沿途拘禁、捕杀去延安的爱国青年。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他们每一步都如履薄冰，行走在敌人的刀刃上。最终他们凭着心中崇高的理想信念，依靠自己的机智和勇敢，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跋涉，踏遍坎坷、历尽艰险，在1940年1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白原在陕北公学短期学习后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这里汇集了全国许多进步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团结中国进步作家、艺术家，进行革命斗争文学艺术创作的学府。在这里，他的思想和精神得到再一次的升华，结业后在《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当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总编陆定一，副总编余光生，副刊部艾思奇、周立波、冯牧等人，还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文艺战士，冒着纷飞的战火，以笔当枪，鼓舞士气，激昂民心，把那段风起云涌的岁月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过生离死别的革命和战争岁月，1949年白原随党中央进入北京，一直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工作。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白原作为老一辈共产党人，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一生诠释延安精神。这些年来他不求名、不求利，用一杆轻笔书写苍生百民。

他在火车上即兴采访撰写的通讯稿《京绥线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报纸发表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篇通讯向全国广播，这篇通讯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报社领导范长江同志和邓拓同志的称赞和表扬。他的通讯《河山序曲》《人间的春天》等作为一组报道，反映了刚刚获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满怀胜利喜悦和豪迈的思想感情开始建设新生活的情景。臧克家同志对《人间的春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1984年元旦，《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他的诗歌《留民营纪事》和老摄影师高粮的摄影照片，歌颂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那年他70岁。

他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诗歌、通讯、报告文学，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凯歌。

1986年，应北海市委与合浦县委之邀，带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阔别家乡整整61个春秋后，白原终于踏上归程，回北海探亲。61年，足以让人事变迁、世事沧桑，当年离家的一个小男孩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父母的坟墓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南康镇黄丽窝村的老屋也早已了无踪影。

那年，我还是个中学生，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们说：“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个人荣誉得失都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个决心追求真理参加革命的青年，在革命斗争中不动摇，并且坚持到革命胜利，不能不付出一定的、甚至高昂的代价，包括离弃家庭、父母及其他亲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不幸去世再也不能相见的父母和亲人，只能以革命的胜利来报答他们的亲情；而对于自己所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人生代价，丝毫没有想到革命胜利后希望获得什么报偿。”

“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失望，感到悲伤，因为我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已经获得胜利，为此付出一切生命的代价都得了补偿。”没有半句豪言壮语，但前辈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与高尚的品性情操，却自始至终感动着我。

他是一名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名诗人、作家。1951年，出版诗集《十月》；1954年出版通讯、散文、报告文学集《人间的春天》；1985年出版通讯、散文、报告文学集《河山纪事》；1999年出版《白原诗选》；2000年出版他的自传《长路烟云》。他的作品得到读者广泛关注，1985年《人间的春天》再版。

2001年5月的一天，白原女儿安定姐给我打来电话，白原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终年87岁。

至此，从北海到延安，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那段风雨泥泞的路途，随着斯人的离去而渐渐飘远，成了国家与民族的一段历史记忆……